

家乡的新版图

■ 陈刘雄

一

家乡的矮旧房子
再也经不起历史考验
羞丑地退出舞台
用石柱支撑着一辈子的牛栏
也收拾带着粪味的行李
悄悄地离开

二

浩荡的东风吹拂
家乡刹时有了高度和风度
那些林立的小洋楼
像坡地里的玉米苗拔地而起
沥青水泥环村路
填平了父老乡亲坎坷生活
像一条黑色而发亮的腰带
将美丽的家园扎着
晚上的环村路灯
成了“腰带”上的珍珠链
发出琥珀色的光芒

三

宽阔广场的柱灯
把家乡的夜空染白
那些老老少少
把古老的农耕动作和口语删改
在古朴的基础上学些新潮和浪漫
高七度低七度的音乐声

穿户过巷
震醒了家畜
几个母鸡不知是想学跳舞
还是想图些什么
跟着音乐声飞出屋外
却又误将露珠当小米啄

四

小车和运输车
将村道塞得实实的
进进出出
都是追求一个梦想
忙碌的车轮
重重复复地将家乡的旧色擦掉

五

再看不到我儿时的脚印
也找不到月光下捉迷藏的童趣
更听不到母亲吟唱
“月光光，照地堂……”的歌谣
过去的事儿
如幻灯片里的一幅幅图片
很快就被时间拉过另一端
唯独家乡的那口古井
依然蕴藏着历史内蕴
样子虽然沧桑
但它深邃的眼神
藏着父辈们的初心

十二公里的绿意诗行

■ 李良丹

晨雾像一层细腻的薄纱，轻柔地把广垦的轮廓洒成了淡墨，天地间便只剩下一种朦胧的静谧。连风都轻得像没拆封的信，小心翼翼地翻动着路边的草叶——公园正门的石阶，就在这软乎乎的水汽里，被一双双期待的脚步浸醒了。

12公里长的画卷，刚刚拉开序幕。成千上万脚步声次第涌来，如同一串串黑键白键，在象征着“出发”含义的乐曲之上欢快弹跳。

大榕树像是第一个迎接我们的老人，它的主干就像自己的手一样伸展开来，收藏着岁月吹拂的痕迹，积淀下岁月的苍凉。从大榕树身前穿过，我们踏上它投射过来的影子，就像走过了时间的巷弄。

东侧门外的热带农业展览馆大门，顺着黎明的亮线旋起一道门缝。一个个玻璃展柜里，热带植物的标本还在散发着雨林的潮气，一株株奇花异果错落有序地摆放在各色版面上，绘就成一幅幅色彩地图。时而响起的解说员独白夹带绿意袅袅：“这是化州的生机。”踮起脚尖探头张望时，身边都会环绕着一丝被太阳晒暖过的草香，那原汁原味的气息直沁肺腑。

种植大棚的塑料膜在风里鼓荡，是云把自己揉成了半透明的襁褓，呵护着新生的希望。藤蔓攀着支架往上攀，嫩尖顶破晨露，像刚学会写字的孩子，把“生长”二字一笔一画地描在棚顶的光里。

看桌上的矿泉水、纸巾，如

旅行中的句号一样安定，使我们的呼吸随之一缓。有人拧开瓶盖，畅饮一口，将远处青山的倒影收入胸膛；有人汗流浹背，擦拭间会看到省运会绿浪涌动的展板上，一张张身着红色小马甲的骑行者的笑脸，奔走在乡野田野之间……

队伍中那一抹红马甲的亮色，是一盏移动的明灯，照耀彼此的方向。腿已抽筋，同伴伸直大臂支撑起来，站成一棵折腰的树；孩童因太阳太亮，汗珠挂在头顶的短发丝上，正是微小的珍珠，他在追赶前面的泡泡，一路欢声笑语闯开了风霜。行进的一对儿老友，将百米赛程的话匣子打开，聊青山绿水的新变化。脚下的每一步都是惬意旋律的和弦，陌异与相知的一切温度，浓缩于颌首微笑互换而来。

展带是摊开的日记：“百千万工程”里藏着村子翻新的瓦，“百千万工程”展示台前，化橘红的甜香静静地弥漫开来。王家拳虎虎生风，非遗节目唱腔颇带着些老手工艺的韵味，粘上我们的衣摆；广场舞的锣鼓敲敲咚咚，更提振起了向前的劲头儿。

我们是行走的注脚，将生态的绿、省运的热、发展的暖融为一体，都缝进鞋印里。当最后一步重新踩回起点的石阶，才发现这12公里的环形线，早把化州的冬天，织成了一封发烫的信——收信人是我们，落款处，盖着青山、展牌与笑纹的章。这一路的汗水与欢笑，都化作了这片热土上最动人的诗行，在岁月中静静流淌。

那岁月

■ 陈政

——箕——炊——”抑扬顿挫。后面总跟着一群吮着手指、流着口水的小孩。

我出生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，可在我家乡，五六十年代留下来的物资匮乏痕迹还未褪去。忆苦思甜会我没参加过，可那时忆苦思甜粥偶尔还会尝到。说是粥，其实是用米糠和番薯煮的，说是猪食也不为过。如今看都不想看的食物，那时的孩子吃起来却津津有味——他们一边喂猪，一边从猪食里捞出番薯来吃。干干的米糠还没被水浸透，裹在里面的番薯却已熟透，用手掰开糠壳，香气扑鼻，也能填个半饱。

因为饥饿，家乡闹出不少笑话，还有人“赌吃”。如今回想起来，心里总泛起酸涩的苦笑。

我记忆最深的，还是那次赌吃簸箕炊的事。

簸箕炊是家乡的一种小吃。把米加水磨成浆，倒在圆簸箕里，蒸熟一层再倒一层，反复五六层。熟透后，圆滚滚、白生生的，像十五的月亮，可爱得很。吃时用刀划成小块，撒上芝麻、蒜蓉，再淋上香油，特别好吃。因为油重、米实，普通人吃上一块就饱了，在那个年代是顶好的充饥物。吃簸箕炊成了风尚，不少孩子偷家里的米去换，只为缓解难捱的饥饿。

邻村旺村有个专门做簸箕炊的汉子，常挑着担子来我们村叫卖。担子两头是装簸箕炊的谷箩，一声声“簸

箕——炊——”抑扬顿挫。后面总跟着一群吮着手指、流着口水的小孩。

有一回，那人半天也卖不出一个簸箕炊，正烦恼着。一群孩子围着他嬉笑打闹，惹得他更心烦。他放下担子嚷道：“像一群苍蝇似的！谁能连着吃下十个，我白送！”

一个胆大的孩子站出来，吮着手指走到他面前：“真的吗？”“真的！可要是吃不完，吃了几个就得付几个的钱。”他斜着眼看那孩子。“那你‘界’吧！”（家乡话把划开簸箕炊叫“界”）那孩子说。

吃完一个，孩子撑得眼睛发直了。卖簸箕炊的汉子笑了，等着看他吃不完的难堪样。

孩子却狡黠一笑，辩解道：“你说连续吃下，没说不准走动。我要边走边吃，不然太撑。”

那汉子怕他跑掉，只好挑起担子跟着。孩子走到哪，他跟到哪，一直跟到太阳快落山。汉子累得浑身是汗，孩子也撑得直翻白眼。跟在后面的弟弟眼巴巴看着哥哥吃，口水直流，肚子咕咕叫，却帮不上忙。

最后那汉子实在撑不住了，只好认输：“算了，算你赢！”

孩子高兴极了，举起吃剩的簸箕炊大喊：“亚宽，快来吃簸箕炊！”弟弟亚宽赶紧跑上前，双手捧住那圆圆的

簸箕炊，不用任何工具，低头就啃……

后来，那个赌吃簸箕炊的孩子考上了大学，有了份很好的工作。他的弟弟亚宽也上了大学。他们还有个大哥，如今在广州某大学就职。

如今他们不再为了一口吃的绞尽脑汁，可那段与饥饿周旋的岁月，却像簸箕炊上的刀痕，深深“界”在他们生命的底层——那是贫瘠土壤里长出的韧根，也是后来所有甘甜的底色。

哎，那岁月……



秋柿垂枝 周文静 摄

最美“警色”

■ 汀昕民

春光为序启新程，策马扬鞭再奋蹄。

2026年初，我们迎来了第六个中国人民警察节，大江南北、长城内外，各地恢弘大气的警察节升旗仪式通过荧屏传遍中国大地。千千万万人民警察为自己一身藏蓝感到无比自豪。

南国冬日，在茂名这座因油而生、因油而兴的城市，红蓝相间的警灯持续闪烁，把最美“警色”深情镌刻在南方油城的平安答卷之上。

夕阳光下，百姓的脚步向着家的方向。此时，却有一群“逆行者”，走向岗位。

“过来集合上岗！”一位警察队长在交通岗前招呼同事。作为普通市民，看着他们娴熟的动作和迅速的行动力，便觉安心。有这支人民警察队伍，是油城之幸，更是百姓之福。

道路车水马龙，人民警察守护老百姓回家的路。我走近一位警察，道一声“辛苦了”，听清了他的声音因寒冷而带着颤抖，即便如此，他仍语气坚定地对我说“您的平安有我们守护，请放心”。

油城的夜晚并不清寂。广场上，大爷大妈在跳舞，家长带小孩在骑行，小区楼下

人群在闲聊家常。人民警察也带着警灯上岗了。他们穿梭在大街小巷，用警灯照亮了这座城市的夜晚。

“警察同志，我家孩子不见了！刚刚还在这的……”一位市民在广场上哭着向巡逻的民警求助。民警用对讲机进行报告，并用专业的技术寻找小孩的踪迹，途中还不忘安抚这位母亲的情绪，并带着这位母亲朝着最有可能走丢的方向寻找。不到十分钟，后台便通过对讲机告知巡逻民警小孩的具体位置，帮助这位母亲找回了走失的孩子。速度之快、调度的敏捷性远超我的想象，真心给这支队伍点赞。

我们的人民警察用奉献精神，守护着城市的平安。他们发扬了“逢山开路，遇水架桥”的开拓精神，走出了一条造福百姓的民心路，守护发展的共富路，连接警民的开放路。

深夜，寒风呜呼。大多数人也已归家，暖灯相伴。但警察的脚步从未停歇。

在110指挥中心大厅里，电话声回荡，民警用熟悉的分类思维总结情况并调度，推进着警情的流转。在派出所刑警办公室里，民警

一页一页翻着材料卷宗，疲惫身躯的背后是势在必得的破案精神。在派出所基层调解室里，值班民警为争吵的夫妻倒上热茶，耐心倾听，言语温和却有力，最终让两人握手言和。

在百舸争流，奋楫者先的清晨，我在上班的路上发现我们油城的学校都会有平安守护者——人民警察。

清晨，那抹藏蓝总是准时出现在学校门口。斑马线的两端，他们的哨声划破晨雾，他们的手臂举起又落下，像一枚会呼吸的交通灯。对于孩子们来说，人民警察不是红灯停、绿灯行的机械指令，而是童年道路上的一盏“信任绿灯”——让他们知道这个世界有一种秩序叫守护，有一种颜色叫安全，这一盏绿灯，照亮了家校之间最后一百米的信任之路。

平安，是一章没有终卷的答卷。最美的“警色”，不在霓虹之下，而在晨昏之间的平凡坚守里。当新的一天城市的脉搏在警灯的守护下平稳跳动，这便是他们交出的、用初心写就的完美答案。最美“警色”，已然成为这份平安答卷上最动人的题眼、最坚实的落款。